第一章　封闭的二十年

＊✻　家　　世

童家的祖籍原在福建，明末迁浙江，成为浙江大姓，遍布浙江慈溪、宁海、鄞县，我们是鄞县童家。鄞县童家是由宁海前童村迁徙过去的，现在宁海还有前童镇，亦多居童姓之人。

鄞县地势略有起伏，山林茂密，清澈的甬江穿流而过，造就山川秀丽、土地肥美的天然环境。鄞县与宁波密不可分，它和宁波的关系犹如吴县与苏州的关系一样，都是县政府设在市区。宁波古称明州，一向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对外交流发达，自古以来就有外国人居留。父亲曾说过，宁波（鄞县）童家有阿拉伯人血统，不知据何而言。但父亲的面相倒确实是隆鼻、深目，颇有点阿拉伯人的味道。宁波人视野开阔，外出留学、经商，代有其人，时至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只要有华人同乡会，一定会有宁波同乡会。

在鄞县据说有两家大姓：童姓、周姓。民国以来，坊间流传极广之语，即为：周家出大官，童家出学者。童家确实出学者，如童第周亦为鄞县人。

童家是世代书宦人家。先高祖中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刑部侍郎。若干剧种中皆有《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出戏，此戏是据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末四大奇案编写的，《清稗类钞》第三册载：杨乃武一案发生在同治癸酉（1873年）杨乃武中举之后不久，光绪乙亥（1875年）浙学侍郎胡瑞澜复审，维持原判，十二月提交刑部审讯，翻案。依稀记得父亲曾说过，戏中那位穿红袍的刑部侍郎即为先高祖。先高祖工诗文，善绘事，著有《过庭笔记》。先曾祖祥熊公（次山），于清末中进士，点翰林，后外放做道台并署臬台，先后做过安徽道台和青岛劝业道道台。任安徽道道台时，举家迁皖，离开了鄞县，父亲是将皖南作为第二故乡的。据父亲的同门师弟叶笑雪对我说，先曾祖的官声甚好，政绩蜚然，离任时，乡绅送了大量的“万民伞”，百姓拦轿而哭。看多了《儒林外史》之类的中国小说及史书上所举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官吏腐败的记载，心中对师叔之言殊不相信。后来看到父亲记于《知非集》的一篇文字《重建竹石山庄记》，其中有：

> 清光绪间，先大父以编修改道，宦皖垣，有德政，皖人怀之。时皖江南岸，蓬蒿未斩，多荒土，先大父集同志，斥资垦辟，得新田千余顷，余家独承垦千亩，既招佃播种，地味日腴，浸成良产。

此项田产在安庆大渡口镇附近。安庆紧贴长江北岸，大渡口紧贴长江南岸，夹在金升湖和长江之间，与安庆隔江相望，应是个水利便给、农业易于发展之地，经先曾祖开辟，至先祖父时，在垦地之北筑成被当地人称为“童庄”的竹石山庄。日本人进攻安徽，竹石山庄处兵争要冲，竟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父亲在文中感慨道：

> 盖先大父之德在皖，而是庄所以纪其德。德泽常存，故

纪德之具得不毁也。

看来先曾祖在安徽注重农业生产，确是一位关心民生之好官。

先曾祖时，童家尚处蒸蒸日上时期，是不仅有良田 15 顷，且文物收藏极丰的官宦人家。童家文物收藏之丰，可从丙寅年（1926 年）《鼎裔美术周刊》上登载的王季欢应父亲之请所写的《舁敦轩书画目叙》中窥见一斑：

> 舁敦轩者，四明童公次山观察贮金石书画之斋。观察以词林官外勤业齐鲁，故以政声著。闻鼎革，隐劳山又三年，病殁。公之生平余不能详焉，其孙书业，从予学画，居恒谈并出乃祖一生所集书若画，嘱余指示，匝岁以来殆将千事。

近时出版的文物鉴赏书颇多，叶笑雪曾取过数本，对我指点多处，皆曰："这原是你们童家藏物。"此时之叶笑雪已患病多时，其记忆未必真切，但他对童家收藏之丰印象极深，是可以肯定的。

父亲就是在这书宦世家鼎盛之时，作为嫡长子于 1908 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先曾祖任上的。其自出世即被倍加呵护、宠爱的程度，无论如何想像皆不为过。父亲在其自编年谱《知非简谱》中记道：

> 余出世即受先祖父钟爱，以授先庶祖母张氏抚育，爱逾所出。

先祖父诗闻公（亢聆）是极聪慧干练之人，禀承家传对绘画的爱好，其情趣甚高雅，初建竹石山庄，即"种花莳草，竹石掩映

其间，园之四周，篱之以树，四时之景，靡不可观。……盖皖江以南，庄园之美，未有逾此者。”至辛巳（1941年），重新修葺庄园，“而是庄又一改观，精美倍于曩时”。先祖父颇善经营，据吕思勉1938年作《鄞县童亢聆诗闻先生五十寿辰征求书画启事》：

> 君少颖悟好学，又尝学德文、世界语、会计学、用器画。……与君考创同益公司者，以君英年有才，使襄理公司之事。时汽船之受盐者，多泊口外，别以驳船运盐致之，费既多，又船夫生命，时有危险。君测知灌河之口，足容汽船，为设浮筒，立标杆，汽船始得入口受盐。他公司之船继之，灌河遂为航行经途焉。东海徐公，总统国事，命路航邮电四业，各举代表入京，君为航业代表，请用华人为船长及轮机长，后竟行之。铜山贾汪煤矿，负债数百万，主其事者延君整理，君为调和新旧意见，缓颊说喻职工，苦心擘画者两年，业以复振。鄞乐煤矿公司，累遭匪劫，破坏已甚，亦延君谋挽救。君为改规制，延旧债偿还之期，别筹新款，从事开采，亦得无缀。五卅案起，君方为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常务理事，议举华人为董事，以参市政。几经折冲，仅获设立华顾问，然其后举华董之事卒成，亦君之力也。君以学识经验首得会计师执照，行其业于沪。是业之规制程式，多君所创，复又合同业立公会。然所拳拳不忘者，尤在先世务本之训。家故有田十五顷在皖江之滨，君乃遍加测量，疏理沟洫，广购桑棉及他卉木，将以立农场。经画未就而日寇入犯，乃小试其技于上海，立安园畜植场，期年成效大著。

先祖父在上海商界影响颇大，据说在上海颇能呼风唤雨之虞洽

卿亦是因先祖父之推荐而出任上海宁波商会会长的。至 1941 年先祖父返皖，修葺竹石山庄并建农场，命叔父书德经营，终圆其建农场之心愿。先祖父之才，实不止于此，他还无师自攻歧黄，医道颇高明。母亲曾告诉我： 1943 年我们暂回安庆大渡口，我曾患伤寒，病势沉重，人又幼小，当地医生皆不肯下药。先祖父对母亲说：“你若肯让我死马当活马医，我就试试。”母亲无奈之下只得同意。先祖父下了一剂重药，我的命是捡回来了，这剂重药却使我瘫软于床，一冬皖江的鲜鱼汤才使我重新站起来。

然则先祖父为独子，这在旧时，尤其是官宦世家，是最感不安之事，自幼被小心谨慎地捧着，一切由性，故性甚刚愎。亲戚间盛传：童家家道殷实，惟此一子，生怕遇意外，故以鸦片及女色拢其于家内。吸鸦片乃当时家道殷实人家常有之事，据母亲说，除我的父母外，童家几乎人人吸鸦片。但据吕思勉文可见先祖父并非无所事事、坐享先人遗产之纨绔子弟。然多娶姨太太也确有其事，姨太太多、子女多，家庭纷争就多，加以社会纷乱、日寇入侵，一个好端端的家确实败在先祖父手中，而我的父亲首当其冲，深受其害。

＊✽ 获 知 历 程

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光宗耀祖，这原是封建时代所有人的理想。中国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所以会出现那么多苦读而登龙门的故事，所以会有范进中举的丑态，无不植根于此。故中国传统中往往将“官宦世家”与“书香门第”并称。父亲虽备受钟爱，于读书一道却绝不会被姑息。不过，他的求知历程却与同龄人绝然不同，当其同龄人沐被着 20 世纪新式教育，从小学到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到大学，甚至留学国外时，他仍困守于家，其间虽曾尝试过人新式学堂受教育，在其《简谱》中有：

1920 年，上学期进环球小学。
1925 年，进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

甚至到 1936 年在北京时，为一张文凭，还以 28 岁之大龄入京华美术学院就读，但终因体弱多病和社会纷乱而屡屡辍学。京华美术学院一张肄业证书成为父亲唯一的一张学历证明。父亲获知的方式是当时已颇稀少的纯旧式教育，即由长辈亲授和请先生入室授知。从《知非简谱》（下文皆称《简谱》）可知，父亲 4 岁（1911 年）开始识字。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清廷倾复，先曾祖失官而成遗老。因喜青岛海滨风光，携家迁青岛，在兰山路筑一座西式花园洋房居住。1949 年我们举家迁青岛后，父亲曾带我到兰山路去看过这座房子，它仍很气派地保留了下来。父亲 5 岁（1912 年）在青岛时因患肺炎引起类似强迫观念症的精神病，经中医治疗，不久即愈，接着患呼吸困难症。强迫观念症是折磨父亲终身之疾，我不懂医，父亲曾对我作过讲解。他说，任何种类之精神病患者，皆不知或不承认自己患病，唯有患强迫观念症的人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怪癖行为是病态，尽力克制却无法克制，因此是一种最痛苦的精神疾病。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父亲为什么在 5 岁幼童时就会发此病，这与先祖父、母是嫡亲姑表兄妹结婚，血缘太近有无关系？最近细读父亲所著《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看到他自己说：

我最早的一场“怪病”，就起于家庭问题：我的姑母送补

品给我祖父吃，祖父让我吃，姑母很不高兴，因此祖父给我吃的时候，叫我不要给姑母看见；我常一面吃，一面提心吊胆，只要一听见脚步声，心中就惊慌起来了。如此经过一个时期，就引起了一种怪病，近午时面颊和双眼发红，心中异常烦躁不安，到处问人“要紧不要紧”；又要人在旁边报数目，从一到十，声音要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才行，否则心中就不得安定。如此者经过数月，才被中医用“羚羊角”剂治愈了。此后不久又续发呼吸困难症，经过数月，不药而愈（似是“神经性”的）。（第 171 页）

我才明白，父亲的病看来不关血缘之事，而是环境造成的。父亲 6 岁（1913 年）就由先曾祖亲授《诗经》，7 岁（1914 年）续读《诗经》，但欧战起，日本人将趁机进攻青岛，先曾祖携眷避居上海，这是我家常住上海之始。先曾祖于这一年故世，年龄也仅 40 出头。先曾祖十分宠爱父亲，他的逝世又激起父亲发作神经过敏型的死亡恐惧症。

先曾祖父逝世后，童家家政由先庶曾祖母张氏主持。先庶曾祖母是位精明能干的女人，对父亲亦异常宠爱，经常亲自给父亲洗澡，怕父亲夜间受寒，冬日里给他穿小棉袄睡觉，父亲在她的卵翼下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8 岁（1915 年）开始读新式童话，很喜欢。到这时父亲生活中才吹入一缕寓含现代知识的微风。同年，先庶曾祖母携全家迁居苏州，父亲受业于先祖父的先生俞穆卿，读完《诗经》。接着苏州兵乱，全家又迁回上海。9 岁（1916 年）时继续受业于俞穆卿，读《幼学》。这年起经常看京剧，遂成爱好。父亲看京剧爱看武打戏，而且会在家中与兄弟们仿效武打戏“舞枪弄棒”。对武打戏的钟爱伴其终身。记得在青

岛时，父亲带我去看京戏，看的什么剧目已忘却，唯一深刻的印象是那震撼心魄的锣鼓声及在紧锣密鼓声中令人晕眩的跟斗和目不暇接的刀光剑影，实在令我受不了。此后，我坚决拒绝跟他去看戏，也从此对京剧极为反感，以至梅兰芳到济南，戏票送上门也拒绝去看。10 岁(1917 年),由王姓先生授《左传》,非常喜欢，常常模仿书中人行事。父亲 1962 年给我讲《左传》时,仍颇投入,尤其津津乐道战争场面。爱看武打戏,爱那热闹、震撼,欣赏《左传》中之争斗场景，与父亲平时在书斋中沉静潜心于学问的情景反差太大，也许这是他易激动甚而冲动的那部分内在心理因素的外现吧。

11 岁(1918)年,继续受业于王先生,读《左传》及高级小学历史教科书。在我国新式学堂开设了 20余年后，父亲才在家中接触到新式教育的教科书，其生活之闭塞可想而知。这年他开始作文,读旧小说,最喜欢的是《说岳全传》。12岁(1919 年),正当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知识青年追求科学与民主，带动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雪耻而浴血奋斗时，父亲仍在封闭的家庭中跟一位苏姓先生读《左传》、《礼记》、《过庭笔记》、《纲鉴易知录》等书。至 13 岁(1920 年) 才进了环球小学二年级，但不久又辍学回家跟先祖父读书,并受业于马先生读《礼记》、《四书》,同时读大量旧小说。所不同的是，这时先祖父大约已意识到对父亲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故正式延师教授父亲学英文。这一年先祖父娶了第一位姨太太，名杨芸卿，家庭也随之出现不和。父亲神经极为脆弱，生活略有波动即会有所反映，这年他第二次犯了轻微的强迫观念症。他在《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中以自己为例，用第三人称写道:"他的精神日渐紧张,就为恐惧情绪所袭击,而出现一种‘怪病’:……后来他因发生了搜集小说的兴趣,终日想购求小

说，心思有所寄托，病才轻减下去，但并不曾断根。”14 岁（1921 年)时,父亲仍被关在家中从业于张是公,读《书经》、《易经》、《仪礼》、《古文笔法百篇》、《唐诗三百首》等,同时开始学作诗,跟陈蓉箴学英文。15 岁（1922 年），一方面跟陈蓉箴学英文，另一方面仍跟张是公学《易经》、《仪礼》、《尔雅》、《孝经》、《孙子》、《唐诗》,又读《古诗源》、《周礼》、《公羊传》、《穀梁传》、《老子》及中外史书。同时作诗，开始阅画帖。此年，先祖父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名陈惠卿。先祖母林贞卿是世家之女，又是正妻，但性格懦弱，对刚愎专制之先祖父虽有不满却完全无可奈何，所以先祖父接二连三娶姨太太，家庭纷乱日盛。不过，此时父亲在先庶曾祖母庇护下，虽身处如此糟糕的家庭环境，却基本处于浑然不知的状态，一味读书、作诗、学画，过着旧式世家子弟的生活。至 16 岁（1923 年）时，父亲安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先祖父逼他到先祖父所开办的会计师事务所作练习生。对父亲而言，一向不知钱为何物，也从不会算计，一下子被迫学那与本性格格不入的会计，是十分痛苦之事，但他也不敢反抗先祖父，只得一面敷衍，一面仍作诗、学画。到 17 岁（1924 年）时，居然能掌握先祖父会计事务所之会计业务，但他仍深恶此行，暗中学画，主要学戴醇士、王石谷画法，同时大量翻阅画帖、画书，其绘画知识日丰。至 18 岁（1925 年），不知是先祖父意识到父亲拙于经营的本性，还是身处上海商界，认识到英文的重要，竟将父亲送入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第八班学习，课后让父亲跟缪谷瑛学画。大约父亲命中注定不能系统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他刚进新式学堂，正逢“五卅”运动，上海各校停课声援工人大罢工，父亲又患了严重的猩红热，在家治疗。不过，第二学期他仍升入七班，同时从缪谷瑛等人学画。19 岁（1926 年），升入六班学习，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于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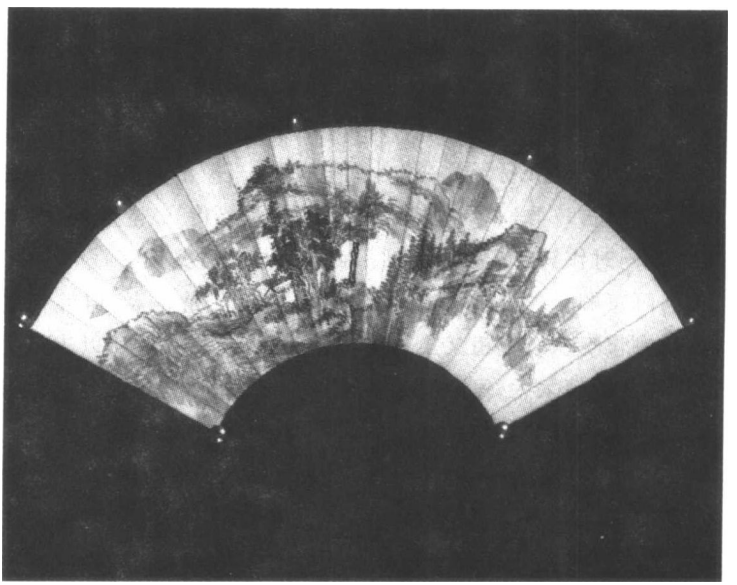


图1　父亲所画的 扇 面

后终于辍学，此后专心学画。 他的旧 学业师张是公介绍他跟从王季 欢学画

王季欢，名修，字季欢，号杨弇，又号去 蓝，祖籍浙江 长兴，1898 年生，1936 年卒，终年 39 岁　王季欢是位经历 颇具传奇色彩 的 人 物 他 出身 官宦世 家，数代嗜书成癖，长兴 故居仁 寿堂为其家藏书楼，收藏极丰且 多善本。 至王 季欢时，更于京、沪、杭广为搜寻 ，再建诒庄 楼藏之。其于书画　印造诣皆深，18 岁时已刻印 四 百 方 自 辑 成书。 因其旧 学根柢极深，阅书既多，于画 理、画论常有出人意外之 见。又　喜广 交 朋 友，热心古 籍善 本及书画　交流，与性 喜诗画 之夫 人温匋 伉俪情深，本可以安乐自适之名士 身

份安度一生，却又屡遭不幸。 1927 年因其家之印刷所印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之传单，被国民党追捕，不得不亡命日本。1930 年，温匋夫人难产而逝，王季欢从此鳏居，悼亡抚幼，境甚凄凉。1931 年，因深夜秉烛寻书，不慎失火，仁寿堂藏书尽付一炬，王季欢痛不欲生，自杀未遂，此后即寄寓杭州。 80 年代我至上海，叶笑雪带我去拜见师叔祖唐云，唐云为杭州人，原上海画院院长。他是王季欢之同门师弟，却略小于我父亲，性亦旷达、健谈，颇具名士风度，原与父亲最为相得，父亲在《赠承名世君》一文中写到唐云,其文有“沉溺风雅,罔知声利,淡泊明志,卓立而不拔，自古罕其人，余于今世得二士焉。钱塘唐云侠尘，与余交几十年，所谈无非风雅事。每至其家，辄见其埋首作画，解衣磅礴，纵横如意，或挥酒高歌，手执卷而目观画，客来如不见。其振奇拔俗，虽古名士无以远过。”此次拜见适逢盛暑，唐云体胖，饭后袒胸露腹，倚卧沙发中谈天，其谈锋极健，尤将王季欢居杭时，恰邻军医院，竟会大啖人肉且以此请唐云之事谈得绘声绘色。王季欢性本旷达，于此可窥。但现实生活却再一次给他致命打击，1936 年 4 月，寓所墙坍，王季欢一儿一女不幸被压身亡，久病之王季欢再也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不久即逝。他与夫人之灵柩，同毁于 1937 年 7 月被日军入侵后纵火焚烧之长兴城。

1926 年为父亲授画时，王季欢之一切不幸尚未发生，授课时兴致甚高，父亲随之学画，得益匪浅，《云蓝画 廛》即为父亲记王季欢之画论与自己体会对照之作。王季欢又介绍胡佩衡函授教父亲学画。父亲说过，他的画号称学沈石田，实则学胡佩衡，直至 1949 年后，父亲与胡佩衡还有书信往来。胡佩衡曾将王季欢送他的一幅名为《石魂》之画转送父亲以资纪念。画石为王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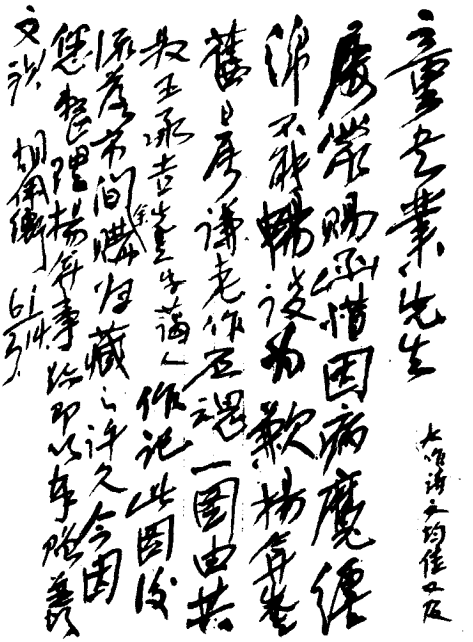


图 2　胡佩衡信件手迹

欢一绝，胡佩衡割爱情深于此可见。

20 岁（1927 年）时，童家家道衰落之象渐露，父亲仍在家读古文、作画，对云集于头上之乌云和即将炸响的惊雷浑然无知。

＊＊　复杂、矛盾的个性心理之形成

20 年封闭式的生活、求知方式，已在父亲的个性、心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此后生活、治学时发生的种种事情，其主观因素均可由此窥测、解析。

20 年闭门专心致志地读传统经典，使他养就了极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他自称治甲、乙二部，于甲、乙二部之主要经典皆熟读于胸。实则其学养远不止甲、乙二部，他会吟诗词、作古文，多阅画帖、画书，从名家学画，可谓经史子集皆涉猎，这是他以后学问精进，而且每进入一领域即会在此领域做出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基础。

他的超常的记忆力在此时已经显露且一直保持至逝世。十三经中除《公羊》、《穀梁》、《周礼》、《孝经》为泛读之书，不甚深记外，其余经典皆能背诵如流。史念海忆及在北平禹贡学会时，与父亲同赴张国淦(石公)家宴，席中石老偶然问起《尚书》中某几个字(具体字，史念海已忘却)，父亲马上说，书中共有若干，接着又举出某篇有几个，在哪一句中，说得完全正确，举座皆惊。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听到父亲超常记忆力的诸多传闻，不甚相信，与父亲打赌。他于十三经中任翻一篇，读一句，父亲就接着背下去。徐鸿修（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 年毕业时，留校分配给父亲作助手，他不信父亲年过半百还能像以前一样背书，于是借请教为名，试探于父亲，他指说《禹贡》，父亲就背《禹贡》，指说《泰誓》，就背《泰誓》。他辅助父亲工作时，碰到难字，要查字典，翻开《辞海》部首索引，只要念到某部，父亲马上就会说出页码。徐鸿修还回忆 1983 年在中国先秦史年会上，听到刘惠荪（刘鹗之孙）与友人闲聊，回忆父亲在禹贡学会任编辑时，写文章喜欢在夜间，写作时一气呵成，从不查书，引用史料全凭记忆，第二天起床后才复核原书，很少有错。只有一次听到他喊“糟糕，错了两个字。”1962 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父亲一贯主张治哪段史，一定要把此段历史以前的典籍全部看过，其中几部尚需精读。考虑到我自幼体弱多病，不宜涉猎过广，春秋

史典籍集中，又是他的强项，所以主张我治春秋史，自 1962 年起在家为我讲《左传》。父亲特意上古旧书店为我选购了一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木刻本袖珍型《左传》。我们休息时的游戏就是我随手翻一页，念一句，他接着背下去。50 年代初，先任山东大学校委会主任、后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是共产党内少数的学者型的高级干部，他领导山东大学时，一面主持校务，一面著书立说，还给全校教职工讲社会发展史和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父亲曾在他面前背诵《苏联共产党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获得华岗的赏识，曾请父亲到不与山东大学本部在一处的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传达他的政治报告，父亲平时听报告很少记录，在附属医院传达时竟能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当时哄动全山东大学，至今仍传为美谈。

父亲的博闻强记本领确实到了惊世骇俗的程度，不仅幼时背熟之书始终能背诵如流,就是新书,看过一遍,不做笔记,就能说出全书要点，看过几遍就能背诵。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唯其如此，他终身少有日记、笔记等文字材料。

父亲记忆力超常，诚然有先天因素，但与自幼专心背书，从事史学研究后心无旁骛、专心学问分不开的。这从父亲记入、记路本领极差可以看出。他到青岛数年，仍记不清路径，却又要看夜戏，有一次看戏出来，走不回家了，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去问路。父亲一向不修边幅，派出所入不相信他是山东大学教授，打电话问学校，学校派车接他回了家。一次随历史系同人到湛山春游，一个人走散，亦无法回家，也是当地派出所将他送回。这类事越传越走样，最后竟传成童先生在马路上转来转去，被派出所抓去，打电话给山东大学，才知是著名教授云云。可见他对书的记

忆是他专心致志于学问的结果。

此时,他的伦理观也已形成。他在《学风》第一卷第二期《历史上的好人与坏人》一文中说：

> 好善恶恶，这正是人类天性中的优良部分，我们应当助长它才是。

由此可见他是个善恶分明、扬善斥恶之人。而且在这篇文字中他还着重强调，不可以表面现象、舆论来定人善恶。

父亲学古文、做古文，但这些文字几乎全毁于飘忽不定的生活中,幸存几篇收入《知非集》之《藏余集》。其中有一篇《义利辨》，在文中他用墨家的义利观驳儒家的义利观，进而阐发了自己的义利观。他说：

> 发一谋,行一事,必期于众有益。苟无益于众,徒成一己之私名，不义之大者也。

至《苏秦论》更直指苏秦为‘ 秦特贪利忘义斗筲之徒耳 ”,其言辞颇为锋利。在略论合纵缔交至瓦解后，评论道：

> 秦于其时，不发一言，弃位窜齐。身为人僇，抑何前之隆而后之杀邪。盖秦所以始说六国者，以利不以义，六国之君,狃于利而忘义,其相交也,以利合也,及其离也,以利分也，无信义以持久故也。吾故曰：约从者，苏秦也；散从者，亦苏秦也，虽当时之士等信义于鸿毛，重富贵如彝鼎，皆苏秦之罪也。且秦尝云：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

人生于世，势位富贵，固可勿乎哉。由此以观，秦之志亦可知矣，其约从也，非为六国也、非为天下也，为其一身功名富贵之私耳。吾故曰：秦特贪利忘义斗筲之徒耳，恶得为大丈夫哉。

可见，父亲认为的“大丈夫”，须大义凛然，发一谋、行一事，皆应为大众、为天下而绝不可为一己之私利。

父亲 11 岁始读旧小说时即非常喜欢《说岳全传》。父亲被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之生活弄怕了，所以 1949 年之后，于书籍他仍有两样“怪癖”：一是不买善本书；二是大部分书不上书架，多放在书箱中，大有万一有变即可捆起书箱就走之势。但《说岳全传》却一直是常置案头之书，连我都翻过无数遍。小说中的岳飞向为中国传统伦理观之典范，父亲欣赏、崇敬小说中之岳飞，亦可透露出他的伦理观。

从父亲行事亦可看出他的伦理观。父亲一向坦荡、助人。坦荡，甚至坦荡到天真的地步，这是自幼受先曾祖训导养成的。助人，却不必用“助人为乐”一词，因为在父亲的观念里，别人有困难，他有能力帮助就帮助，在他这是一个自然反应，不会上升到“乐”与“不乐”的感受上去。

在治学中，他会在反驳别人观点的文章中为别人的文章找证据。如发表于 1935 年 11 月 14 日天津《益世报·读书》之《评杨筠如著〈尚书覈诂〉》中就有：

杨先生读《尧典》“蛮夷猾夏”为“猾扰”（案此从俞樾说），此与鄙见异。但鄙人愿为杨先生举一副证，即《尧典》之“猾夏”与“奸宄”对文；“奸宄”在此处并为动词，则“猾夏”

或亦为动词



图 3　中年时期的父亲（着长衫居中者）

至于后来到山东大学工作，做副系主任、做教研室主任，更是将助人当作义务、责任　山东大学有人告诉我：父亲一度主张魏晋封建论，他将魏晋封建论的史料、理论根据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山东大学历史系同人，待到他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深入，将自己的理解与中国史实相融，创西周为宗法封建制之说。他帮助过的教师仍坚持了 魏晋封建论并成为这一学派中之佼佼者。父亲帮助别人开新课更是不遗余力，从编大纲到写讲稿，甚而确定每节课的重点最可贵的是父亲做这一切时，从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